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六十一

鄧

真

黃

驥

澤

孔

友諒

姚

泓

等

范

濟

張

其唐

通馮

順

蔣

廷定

類

尹

崧

高

津

等

鄧真字存誠江夏人永樂九年進士明年授御史
事降行人尋復為御史成祖數幸北京又數出塞大
臣多貪縱不檢成法寢壞十七年真乃切指時弊條
十事以奏其畧曰吏部職銓選洪武中內外諸司官
吏皆有定員今率倍增冗濫已甚徒糜俸廩無益事
實至於考滿官到部當辨其材品優劣年勞久近以
為黜陟今有三五考七八考不得遷一級者有未滿

一二考即遷數級者進士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今或驟除方面或除知州及府佐貳或除典史吏目遲速懸絕輕重不倫未審憑何區別此吏部之弊也戶部職錢穀出納尤當盡心今郡邑稅糧積逋或至數年掌邦計者不能鈎考顧以催徵為名遣官四出曠歲不還剝削細民紛紛生事致田里不安長官明知其然畧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既入倉而倉吏盜賣虛出通關者有之未入倉而有可扶同為姦偽造通關者有之詐詭百端毫無覺察此戶部之弊也禮部職禮儀凡遠方朝貢至者應即奏聞以禮賓接事畢之日

宜速遣還。今或旬日不引奏，或竣事不遣，淹引時月，應領賞賚，故有留難失遠人之心，而傷國體。此禮部之弊也。兵部職軍旅，凡天下兵馬多寡虛實之數，皆當一一周知。某所有卒幾，何逃亡幾，何某所有馬幾，何虧耗幾，何時時鈎校，勿使廢弛。今乃不詰戎備，不討軍實，卒伍殫缺，或數年不補，孽生種，或累歲不償，諸衛因之互相蒙蔽。此兵部之弊也。刑部都察院職刑名，罪之輕重必麗於法，奏當明允。人心乃服。今或是非顛倒，出入失中，使人抱枉銜冤，無所控訴。甚者淹禁數年，委而不問。至審錄之際，皇上屢降德音，務

存寬恤而所司專事刻澁鍛鍊周內死於非辜者不
少大理職在平反今乃一概附和隨甚重輕曾無駁
正釐進旅退備員法司此刑官之弊也工部職營建
今惟北京宮殿最急其他興作皆在可緩乃不度民
力不審時宜採辦物料以一科而以十科千騷擾民
間不可勝道其匠人有累歲受役不放假者有一日
不役出錢自便者官吏曾無詰問勞逸不均人多怨
讟又洪武中定制軍器非~~應~~留~~採~~備者悉貯官庫其
有損壞就各衛軍器局修理不容私造今平民或擅
挾軍器或私藏諸家或公行鬻賣不知何人成造何

從得之又決武庫府採辦物料只收本色民自赴
案交納全有獲利之術不取本色而折收鈔幣科取
常計數倍凌民積膏厥其夥整此三者皆工部之弊
也洪武中各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魚貫繩聯各有
定屬卒為變亂或法或擅狀他衛士入伍或藏匿姦
惡為道逃竄有司不敢究詰且各衛軍卒皆有定數
一軍有缺即當勾補今衛所官吏惟貪貨賄軍伍缺
缺恬不為意遣人勾補得錢縱放百無一二到衛有
到衛而官吏受賕仍故免者行伍空虛日甚一日此
二者皆軍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國家大故乞明諭

所司遽行改革如其不俊治以重罪庶臣工知警戒
綱整肅奏上帝嘉其切直以其事詰諸大臣諸大臣
皆免冠頓首請罪帝諭令俊改不然者罪無赦初楊
榮以才識見幸於成祖衆忌其寵共舉為祭酒以疎
之帝不可榮乃密言諸部寺積弊帝曰然實切時病
然汝不可以言言之人將仇汝不若令慎密御史言
之於是真奏上舉朝皆不樂真以帝知真無以難也
唐賽兒之亂山東方面多盜法乃以真為按察使仁
宗時遷左布政使有能聲卒官時又有給事中黃驥
全州人洪武中鄉舉為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

事中等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今西域貢使多是
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為從者既明貢使得乘驛傳
所貢之物役人運致途中無宿頓之費既至京師賞
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單民遞送失業妨農比
其使運多費貨物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丁
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
撻夫役官民以為朝廷方招徠遠人無敢與較其為
擾害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其王
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西一
路之人庶得甦息又西域所產硃砂梧桐蘇之類皆

無益國用惟馬是備邊所需其餘一切勿受則來者
自希得費益者帝以其奏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
嘗奉使故志西事卿陝西人顧不悉耶何不為朕言
之驥所言皆是其即議行之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
汝敬撫諭汝趾能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授河南左叅政時南
陽多流民澤盡心拊循咸使復業嘗率丁役赴北京
用恤備至病者躬省視久之調湖廣仁宗即位入覲
上章言時政多見採納宣宗立下詔求言澤上疏曰
臣惟當今致治之道其要有十曰正心曰恤民曰敬

天曰納諫曰練兵曰重農曰止貢獻曰明賞罰曰遠
嬖佞曰汰冗官凡此十者足以端治本救時弊小試
則小效大試則大效願陛下聽臣之言無忽夫人君
一心萬化之本古之善治天下者存誠以養此心致
知以明此心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
之時少忠言讜論日進於左右淫樂惡禮不接於耳
目心術既正則志慮精明物莫能眩百官奉職庶務
肅清天下不勞而理矣國以民為本本盛則榮本枯
則撥古之人君日夜撫循其民使不失業今也丁男
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苦徵歛之繁貧者憂

機寒之迫盜賊未息訟獄未清陛下即位之初誠宜
旁求民瘼去煩苛存寬大俾百姓和洽歡然有樂生
之心則本固而邦寧矣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邇
年以來或水潦為災或赤地千里日蝕地震墜蝓霜
雹叠見雜出謁見於天不可不戒陛下當深觀天人
之際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毋謂帝豐履泰而不畏天
威也書曰未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詔書屢下何
嘗不求直言然履高位者或模稜而不肯言居卑位
者或首鼠而不敢言民困不上聞君澤不下究各存
形跡彼此嫌疑疾在履心久則難治陛下誠能從諫

當降心以求之虛己以容之母拒逆耳母罪犯顏何
患忠謹不競進哉兵也者聖人所以居安而思危也
國強好戰者亡國安忘戰者危故武王之世則曰載
戰千戈康王之朝則曰張皇六師其義一也向者南
征北討師出連年精銳銷亡馬牛耗散江北困於營
造江南疲於轉輸城池不固器械不完猝有鼠寇竊
發何以禦之為今之計慎簡將校精練士卒除戎器
戒不虞此急務也傳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故農者
聖人之所重漢文帝躬行節儉故致貫朽粟紅武帝
窮奢極侈輕用民力終於四海凋敝今也科差日煩

土木日廣，饑者弗食，勞者弗息。養官馬者，或驚子以
償駒，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納稅。民財耗矣，民力疲矣。
薄歛緩征，輕刑省役，使農民安於田畝，而無歎息愁
苦之聲。庶幾富庶之效，可馴致也。昔先王之馭外裔
也，強則備之，弱則撫之，不貪其土，不利其物。今遠人
入貢者，肩背相望，名為朝獻，實則窺伺。我虛實勞擾
我人民，昔漢文却走馬，先武閉玉關，前史以為美談。
苻秦置鮮卑於長安，卒受其禍。今迤北貢使，多留居
京師，非類狎處，恐有後憂。宜敬遣其人，絕其貢獻。申
我邊關，毋令出入，則外囊無自而萌矣。先王之待臣

下也有善當旌雖仇不棄有惡當斥雖親不容今庸
力詭隨者或攀援而貴顧介直守正者或誣誤而逐
誦賞不必功罰不必罪法無定科人懷僥倖自非大
破積習選賢使能信賞必罰欲求平明之治不可得
也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也如噬
甘腊不知其毒也寵而任之甚易推而遠之甚難是
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不使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
也涓涓弗塞將為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
漢唐已事彰彰著明可以監矣昔者官有定員朝無

濫位而百廢修舉小大稱職今中外之官大半冗雜如彼蕩稗不芟夷之將穢嘉穀宜汰冗官留要職使冒濫者去位賢能者任事則流品澄清而人以名爵為貴矣伏惟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言以臣所陳十事時加省覽且申諭羣臣各舉其職務修實事毋尚虛文則宗社奠安而隆平之治迨於奕世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立愛以親幸澤言遠嬖佞於十事中尤為切直帝覽奏嘉歎然亦不能盡用也其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始世以澤為知言宣德三年推浙江布政使

後上言陛下屢降德音軫恤黎庶而民之疾苦猶未
上聞竊見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時遣官煎
辦歲額銀八萬七千餘兩地力有限今所產有不足
課額者有礦脉盡絕者小民暗累終無已時富者貧
困貧者流亡一方如此推之他處其害亦然乞施贖
蕩之仁盡罷諸坑冶民間幸甚帝覽其章歎息曰民
困若此朕何由知其遣官同所在有司驗視應減應
罷酌議以聞澤初歷官有政績後漸肆嘗出行遇鹽
運使丁鑑怒其不避謹之為鑑所奏巡按御史馬謹
并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斂白金三千兩償官物

且越境過家遂逮下獄斥為民是時方而吏言事者
又有曾昂昂為廣東僉事宣德中言廣東浙江江西
諸路寺觀田動千百頃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初無科
差多募逃軍逃民代為耕種兼取已廢寺觀田悉充
寄莊致令貧民無田可耕有田者差徭日重而僧道
豐饒安坐而食乞勅禮部議勅僧道田凡募人耕種
者並以其半給無田之民其隱匿逃亡者嚴治之詔
報可正統初又言朝廷置風憲官專理學政然往往
督責太嚴欲成太速生員惟記誦陳言祈免黜罰所
謂涵養薰陶明體適用者茫然不知流風日靡士習

日陋乞勅所司詳議條約提學官所至與諸生難疑
答問先興起其孝弟廉恥之行然後考其文詞期以
十年無成者黜為吏庶幾教導有方學成通用章下
禮部請申飭而已不能有所更革然人皆以為篤論
尚永豐人永樂十年進士

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
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其言慎科舉曰科舉所以求
賢必文行相稱國人皆稱良士乃可登於賢書貢之
天府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率多僥倖造會試下
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亦或品行素劣不足供朝廷

任使造士之法不詳弊乃至是請自今開科之歲令
所司詳核諸生所履必其資質端厚學行素優宗黨
稱孝友朋友服信義者乃得入試監試官加考驗焉
以辨其真偽庶乎主司不致收浮薄之士而國家得
真才之用其言厚俸祿曰祿以養廉苟祿入過薄則
生事不給而責其為廉吏殆非人情國朝制祿之典
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
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曾不足食數人其間仰
事俯育與夫道路往來之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以
行私廉者終窶而莫訴理勢所必然也請勅戶部勘

視天下郡縣糧儲倘度未之外稍有贏餘則當量增
官俸俾生計租足俯仰有資夫然後繩以賊私之律
嚴其貪墨之誅彼則無辭矣其言薄征徭曰古者賦
役之法量土地之宜驗丁口之數不責其所無不盡
其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
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已然其中無類之輩
往往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抑耗之名科取
數倍奸弊百端重為民害乞勅部臣凡一切不急之
物悉行減免停止採買則國賦有常而民力不困矣
其他言汰冗員任風憲重守令他論事者多及之不

其載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
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楨等七人詔悉辦事六科
居二年皆授給事中惟友諒未授官而卒當宣德以
前州縣長貳以下上章言事如洛陽知縣姚泓言其
縣舊輸粳米今伊水不能溉田請改納粟樂昌知縣
徐善惠言縣多稻少麥民以稻易麥輸官不若止令
輸米懷柔知縣邵原亨言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
陵寢已遠乞弛禁採禁黃巖知縣劉道成言所治堤
堰頽廢乞如舊制設通判專督農田水利湘陰知縣
宋綸言縣民先養官牛百五十頭歲輸租三百餘石

金牛死以久而輸租不已與前所奉蠲免詔書不符
請除之益都知縣曹純言詔書除後業民道租而縣
民所獲三千餘石戶部猶執歲額催徵乞如詔蠲免
其江縣丞李昇言太湖下流白茆港諸所宜加疏濬
如華縣丞劉遜言洪武中縣民五戶共養一馬民田
免其租官田半租今馬戶課孽生駒甚急而田租如
故乞如例優免淳化縣丞吳整言臣過衛輝見緣河
多浮屍及前阻鈔被梟戮者棄骸道路並乞官為掩
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縣舊四千七百餘戶今多死
也存者代輸其稅乞酌除之河間主簿陳聚言方春

民饑宜發廩以賑俾不廢東作定襄主簿李郁言縣
有故渠溉田六百餘頃宜亟浚治和州吏目張良興
言州有麻澧二湖隄久不治津民田五萬餘頃宜急
修築寧晉典史王珪言天旱傷稼乞除秋租詔並允
行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為廣信知府坐累謫
戍興州宣宗即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上章言八事
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之皮幣至唐有飛錢之制
宋有會子之法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為本白金
五十兩易絲鈔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當交鈔一

兩二貫當白金二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
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率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
貫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
創換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
錠共計官吏俸薪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
干欵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
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
十餘年其法稍敝亦由物重鈔輕所致伏願陛下因
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
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

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又必嚴偽造之條閣例
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
百世之利也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
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中國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其土
可耕其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
烽火明斥候寇至毋貪小利毋輕遠來以飽待繼以
逸待勞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
止毋窮追毋深入此守邊之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
多在於堪戰此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彼
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

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
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棄城擊柝趨走牙
門庶幾各得其用不相忝錯其曰兵之病民莫甚
於勾軍臣在軍戶四十餘年知之悉矣衛所勾軍有
差官至六七員者多是有力結交及畏避征調之徒
重賄官吏乃得差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
恣為姦私或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或有丁之戶詐稱
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
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求軍無
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事故者令各衛申報都督府

及兵部府邸移牒各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藉貫
姓名勾取送衛仍上其籍於府部以備稽考則衛所
不煩遣人騷擾之弊自然杜絕其五曰非兵無以守
城非食無以瞻兵兵精而城堅食足而兵勇洪武中
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
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一兵之力
而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農業馬得不廩
唐置府兵無事則兵散為農有事則農聚為兵行之
既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興國之盛南極交
廣北至絕漠東接朝鮮西界玉門邊城萬里烽檠相

望願陛下勅諸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
稽其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之田可以盡
墾[？]博詢益行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
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在明體適用器識過人
非徒較量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創設學校妙選師傅
教養之道甚備所成就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寔
以委靡立志不私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
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陛下維新之治莫先淬厲
人材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
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

又擇廷臣之有品望德行者以爲祭酒司業磨礪馬
砥礪馬使其氣益充其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
之以任天下國家之事無難矣其七曰臣聞止戈爲
武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帝解平城之
圍未聞蕭曹勸以擾警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
房杜勸以報怨古之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
功計慮遠矣武初年嘗赫然命將出師欲清沙漠
既而以魏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
山西陽武谷口遂將練兵扼險以待自時厥後內修
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

年周朶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
擒獲納哈出亦降此太祖皇帝專務內治不勤遠畧
天朋效也臣愚伏望陛下遠監漢唐近法太祖母以
窮兵黷武為快母以犁庭掃穴為功棄捐沙漠不毛
之地休養中華冠帶之民俾婦不孀老不獨竭力於
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
聲將無倖功士無天閔將見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嘉
祥畢臻天休茲至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者
天之工也民者國之基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之爵
理國之民為天之官豈容非材濫廁其間哉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堯用乂周制六卿各率其
屬以倡九牧後代設官愈煩而治愈不逮古是知官
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之後因時損益以府
為州以州為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於是
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
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
官視洪武中其數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
生詐偽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
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守官冗吏
溢之所致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

洪武中員類冗濫者悉從刑汰又嚴其考課精加黜陟務得賢能以蒞衆職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治矣奏上宣宗命廷臣議之高書呂震以為文辭冗長且事多已行不足採帝曰朕觀其言甚有學識多紓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進士曾守郡坐事戍邊帝曰惜哉斯人而令久淹行伍今備足用震曰年老矣奈何帝曰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耳乃以濟為儒學訓導時先後上書言事者尚有六衛卒成祖初甘州衛卒張真言皇上以武定天下宜與侍從大臣講求致治之道施仁沛

澤以收人心聽言納諫以通下情別白是非審定好惡求逸民徵有道廣公田厚俸祿者刑罰薄稅歛又言襲替幼官不嫻武畧不可使備邊請調內地帝嘉之賜衣一襲鈔千貫潘陽衛卒唐順請開衛河置倉厥受南方運糧轉輸北京開平衛卒蔣文震言有司採辦物料錢入里胥民百不得一二或非其土所有多方購求輒至破產又旌表節義所以維風俗今有崇強者隣里上之州縣州縣多端吹索吏胥因之要賄不能應者輒沮毀不行請革其弊帝顧禮部左侍郎宋禮曰頃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卒志存為國

其賜之衣鈔卿等亦毋默然取守位而已其後茂州
卒沈連言舊制禁綿布出境不知威茂疊溪去通番
處甚遠若概斷之軍士何以為衣乞稍弛內地之禁
又茂州古成都屬郡其民頗知禮法非若生羗宜開
學設教使沐浴聖化詔並從之而仁宗時廣寧卒馮
述言三事一遼東二十四衛止五衛有學餘乞並建
以厚風俗一朝廷歲賜遼東軍士冬衣布絮皆於旅
順口關領乞各就近頒發以順人情一遼東驛路由
錦瑤二衛而二州相去三百里多荒山茂林寇騎出
沒乞於中間築城置衛皆報可宣宗時遼東三萬衛

軍士張顯言永樂二十年臣在遼陽見北寇薄城都
指揮王真率兵拒之都指揮周興等城守的礮舉出
援真深入遇伏屢鳴礮而興等寂若不聞真援絕力
窮遂亡指揮以下二百餘人又聞原城中降人作亂
都指揮王雄等按兵坐視縱其剽掠遼海衛千戶孫
茂躬率死士奔東門力戰中流矢死朝廷尚未褒錄
夫遼地面有倭東有朝鮮西北皆寇人所以棄父母
妻子而冒鋒鏑者不過慕尺寸之階升斗之祿令身
死而氓然無聞寇敵再至孰肯為朝廷盡力者哉且
遇敵不出如周興輩尚享爵祿擁妻子而捐軀死事

如茂者卹典不加褒贈不及賞罰無章孰甚於此乞
遣官按覈當時盡忠死敵者若干人畏懦退撓者若
若干人加以賞罰則公道昭明士心悅服帝善其言令
速勘以聞

尹崧華容人宣宗初以儒士上章言太宗皇帝建立
兩京定都幽燕所以控制北邊長馭遠駕計慮甚深
遠然南京太祖創業之地江山雄固水陸四通國用
所需民力易辦轉輸朝貢道里適均天下咸以為使
乞命勳舊重臣留守北京練兵開屯以謹邊備皇上
回鑒南京以順中外臣民之望天下幸甚又言郡邑

長貳氏之師帥不宜恭用吏員百官俸祿及師生康
膳宜如洪武中全支粟米不當折鈔言皆切擊廷議
竟不果行而遷都之論世多避之始太祖不設諫官
宣宗時或以為言帝曰祖宗設官自有定制朕不得
增損今中外大小之臣皆得建言一一聽之無忤所
得不更多乎是以永樂洪熙宣德之間小臣及編民
言事者甚衆高澤義烏教諭也永樂初上書勸帝懲
建文寬縱之失總攬權綱朝夕聽政勿使臣下得竊
威福之柄又言臣民有所論奏宜假以辭色使得各
盡其情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通帝嘉之以

其書示廷臣尋坐事謫成仁宗嗣位後上書言時事
帝命名之比至帝已委駕宣宗即用為兵部給事
中白威安邑教諭也言民饑流移吏不加恤久旱傷
稼而催科不已乞以稅糧折輸鈔帛仁宗監國命從
其請且黜縣官而以威為安邑知縣尋擢御史王敏
邦縣訓導也言邦彰諸縣盜賊縱橫乞命庶能大臣
剋期殄滅嚴亨確縣陰陽學訓術也請築都江四十
四堰王延廣博白縣吏也言薊林四縣歲運九萬石
輸梧州陸運煩費而梧州蓄積有餘請從水道改輸
廉州裴讓孟濟河間官也言河自蘭陵溝至奔牛鎮

於淺不利漕請發民疏治劉準肅府伴讀也言邊衛
入粟中鹽官吏為奸多入糶糶戍卒終年荷戈而不
得一飽請嚴為禁飭詔並聽許至如嘉定民周程請
疏吳淞江秦川民張源言肇昌臨兆民輸糧甘州道
遠人畜多死請改輸蘭縣隼城民李彬言詔書以罪
編發為民種田年及七十孤獨莫瞻者歸其故籍今
本郡謫為民者衆雖年未七十而殘疾孤貧乞食求
憲者十常四五乞并許遣還樂城老人駱得言縣久
不雨乞以鈔布代秋糧亦皆施行而永樂時高唐民
王政以言事權給事中俞致仕大德教妣淵以言

事命署臨江府事心異數云

論曰明宣宗以前號稱極治考其時凡卑官賤吏以
至走卒編氓皆得上章言事以自達於天子天子亦
虚心採納畧無壅蔽可不謂盛乎蓋自太祖定章奏
格式禁絕繁冗而建言者惟指陳時政不復旁撻遠
引即其文辭不逮於古然而質直有餘矣鄧真以下
諸人其行誼或無可深考就所建白亦足以彷彿其
為人彙而次之固其宜也

明史卷二百十一

列傳卷二十一

一方素易

芮麟劉謙

况鍾朱

勝陳本深莫以禮周濟

魚侃

周旭鏐檀凱甯直

廖謨危

進陳文振陳教楊瓚葉王

趙亮

劉實孫丙丘陵李

張嵩

姚堂饒秉鑑

余瓚

衛瑛龍晉黎永明

郭桂

方素易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直勇敢無所

穆錫懋

畏避吏民載之太祖狩遣使齎璽書勞以上尊丁毋
憂縣民伏闕乞留任從之後遷金華知府治行益著
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
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却所遺金還奏稱旨賜楮幣
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黃禧罪狀盡得其實還
除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峒寇龍卯銘已死素易弗
之信卒捕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為虎所
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十八年坐部民
匿恣廢人財物素易失發覺繫獄死人皆惜之
芮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

明於政體吏民畏服坐箠被逮父咎泣送越境遺之
金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起建寧知府歲饑發康
賑濟又勸富民分粟出貨民以得全府有上下關設
兵戍守小人倚為奸利麟請罷戍兵設巡檢商旅便
之新廟學及考亭書院請與諸生講肄其中政教大
行永樂四年秩滿赴京以疾卒時麟父亦卒於官舍
民爭出錢贖之歸其喪於家

劉謙字自牧祥符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隴
泉知縣以薦擢小西道御史時浙東平陽銀冶為奸
人竊發往往依險阻相寇盜賊殺官吏不能治朝議

道御史有風力者往按之謙承命行既至則明保伍
懸賞格籍民之游手者令捕賊自効又誘其黨轉相
告捕無虛日盜皆解散又其地界金鄉磐石等衛豪
強者輒竄名軍籍中陵縣百姓俗亦多生事健訟謙
摧剔奸良繩之以法境內肅然正統元年温州知府
何文淵入為刑部侍郎詔舉可以代者文淵條上謙
事實請代已報可謙治溫多善政嘗語人曰守令親
民之官赫赫為威民弗近也察察為明民罔容也故
其為治務近民與御史時頗異矣在溫十年將考績以
母憂還卒卒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命謙孝友寬

簡不事矯飾服食尚儉朴持官持琴一束於法度子
鵬成化中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為吏給事禮部以幹局受知
於尚書呂震薦為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
以知府寡稱職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其闕
於是鍾用尚書胡濙薦權知蘇州府帝命賜勅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
至府初視事羣吏把牘環立請判鍾陽不解事左右
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聞揚欺越三日
召詰之曰若真謂我不曉事耶前某事宜行若止我

其事宜止若顧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挫殺
數人經歷傅得貪執送行在他屬吏罷斥者復教人
一府大震不寒而栗自是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
教事有不便於民者立上書言之清軍御史李立殘恣
驚悍務多得軍為功同知張徽承其風指動以酷刑
抑配平人間閭大擾鍾疏陳其狀請遣官復勘帝似
命巡撫侍郎成均得免者百六十人已編戶止終本
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屬縣逋賦自元年至四年凡七
百六十餘萬石鍾以民困難徵請量折以鈔雖為却
議所格然自是頗有蠲減明年丁憂去民歌曰况太

守民父母額復來養田瘦乞留於蠲者二千餘人於是詔許起復又明年夏上言近奉詔書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其賦額臣勘得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各種應準民田起稅者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備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舊著籍三十六萬餘戶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輕重不均如此洪武永樂間再令屬縣

有民糧者出馬二百餘匹役於北方諸驛期三歲遣
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民何以堪
又工部近徵三梭闊布八百疋浙江十一府止派百
疋而蘇州乃派至七百此尤不均之甚也乞勅所司
處置帝感其言悉報許當是時帝屢詔減蘓松重賦
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民大悅
鍾為政務鋤豪強植良弱利害所當興除不遺餘力
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
出納奸偽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需求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

成之所積濟農倉粟穀數十萬石賑荒之外以代民
閒雜辦及通租由湜流亡復業下無獄民先是中使
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接至為民害郡佐以
下動遭捶縛而衙所將卒又時時侵虐小民鍾至振
威抗之成不敢肆御史巡方者多作聲勢知府輒至
拜跪鍾以為言宣宗即命禁之己而浙江巡按御史
王璉代還經其地越驛乘舟多索隸卒鍾舉奏之璉
遂下法司治罪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
寒士挾片長者多見振瞻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
薦之或為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

奏之朝推吏部司務遷御史其惜才愛士如此初鍾
為史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史起家為吏部郎中遇鍾
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
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
所干謁人兩賢之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
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二秩如民請
明年冬卒官吏民聚哭為立祠鍾之後李從智朱勝
相繼知蘓州咸奉勅從事然勅書委寄不如鍾矣勝
金華人廉靜精敏卞不能欺嘗曰史貪吾不多受牒
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

安而化之居七年超遷江西北布政使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主事善發摘畿內盜韓廣殺人亡匿有司不能得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之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推知吉安府與况鍾等同受勅吉安多豪強好訐訟巨猾彭搏等十九人號十龍九虎橫行閭里前守不能詰本深至陽為不聞密遣人與相結久之益熟乃為具名十九人者飲伏杜士後堂碎起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為亂聚眾萬餘本深以地逼永豐恐為境擾設

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為政舉大綱不胥苛細大猶
既職府中無事每晨起鼓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
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折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
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恥訟无折節
士人未嘗厭怠飾治學宮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
楊邦又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士民咸愛敬之渚
九載嘗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任久之解前
民有嫁女者本深開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
今且嫁我尚留此郡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
去郡人肖像祀之與本深同選知府者臨桂莫愚桂

陽羅以禮愚由鄉舉以江部郎中出知常州府奏減
宜興歲進茶數禁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
之實皆報可秩滿部民乞晉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
階復任以禮永樂十三年進士由戶部郎中爲西安
知府遭喪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
乞以禮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
昌所至皆有惠愛歷三府凡二十七年乃致仕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由鄉薦除江西都司斷事正統
初用薦拜監察御史出巡宣府邊務一清復巡鳳陽
值歲歉民饑濟先發倉粟以賑然後奏聞有司難之

濟曰以此得罪吾不憾也。用全活甚衆，尋以迂臣薦出知安慶府。時周忱為巡撫，每慮安慶難治，歲必教至。濟蒞任後，忱曰：「此郡吾無憂矣。」在任三年，卒。民為之罷市巷哭，執紼送葬。至洛陽者數千人。

魚侃，常熟人。永樂二十一年進士，為部曹郎。以能治劇，遷開封知府，開封、領州、縣三十六號。頌劇侃蒞政，公廉於上官，無所阿苞。苴屏絕，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秩滿稱疾歸家，貧，妻子不免饑寒。而操行愈勵。臺使者至，獨所餽遺，終不受。竟死，不能庀。電安時同邑有錢，所者官祇政使，亦以廉名。而故有父。

產時人為之語曰富不愛錢錢不愛錢魚侃
周旭鑑貴溪人本姓父出為周氏後因冒其姓旭
鑑少業儒家貧去為縣吏然好與文士游會修永樂
大典召供事館中書成授順德經歷歷通政司知事
用幹辦稱太宗聞京倉出納多弊以蹇義薦命旭鑑
督察侵隱者悉抵罪積蠹為清已命署南京通政司
事宣德初以憂歸服闋除知黃巖縣縣多宿猾奴持
官吏忤者輒得禍旭鑑潛往行里巷得其主名既視
事諸猾來覘叱左右縛置獄悉論殺之勦除山海寇
賊興學校均賦役蠲除積逋諸廢政次第修復常早

齊禱遂大雨稿禾復蘇芝草生麥秀五穗桑長駢枝
民婦一乳三子士大夫繪四異圖紀其績英宗聞其
治行詔增二秩降璽書獎之進台州通判仍理縣事
鄰縣訟不直者成來質成於府政多裨贊正統九年
台州缺知府部民千六百人乞即擢用旭鑑御史孫
毓以聞帝立報許旭鑑恩信素孚久之訟獄衰息盜
賊不作處州葉宗留之亂浙東大擾台獨晏然嘉禾
生於府廨一莖兩穗有三合穎者景泰改元御史程
昊復上其治行詔加浙江右叅政仍理府事未幾卒
一室蕭然父老為治殫其民無少長皆泣下柩歸編

素送者數千人立祠祀不絕子爲舉進士仕至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始復姓丘同時檀凱字伯和池州
建德人永樂十年進士明年初設貴州布政司改思
州宣慰司爲府以凱爲通判府無屬縣所領止四長
官司民皆夷僚不曉法禁凱經筭得宜人咸感悅秩
滿當遷相率走闕下乞久任凱宣宗歎曰貴州去京
師萬里民力間闕乞留此非良吏耶特進二秩棄之
居三年入爲應天府治中亦有聲績民千數百人乞
卽用凱爲丞英宗不許己九載滿遷去巡撫周忱言
凱端謹有爲吏民懷畏乞擢爲丞以慰衆望乃報許

凱練習民事所張弛無不當人心者正統九年以
謝事卒

甯直滕人洪武中舉於鄉為學官宣德初知宿遷縣
寬蕪平易興學勸農未期月民皆趨令邳州有張氏
業種瓜一夕苗被刈殆盡訴於直直曰汝有怨家乎
曰李榮者宿有怨然不敢必也直立召榮及瓜田比
隣杖其鎌鉏命胥舐試之獨榮鎌腥苦榮遂服罪州
民張謹妻朱氏失金環釵釧姑獲之幾斃其兄弟訴
於直直召朱氏問曰是日入汝室者誰也曰惟出嫁
小姑并隣婦三人耳即命召至蒙其面令坐帳中伸

足帳外直忽呼隸曰此盜金環者大杖杖之一婦惶
遽歛足則小姑也一訊而伏隣境楊氏兄弟五人爭
產訟經年不決越境來訴直令縣堂下累日引古人
友愛者反覆開諭皆感泣請不復爭上元縣民嘗止
縣夜失囊鈔五百貫訴於直直曰誰共若眠者曰獨
枕一石無人也直焚牒城隍祠中取石入祠鞭之人
爭趨視乃密令數吏伺察而佯怒觀者下令人罰鈔
一貫無者不得出頃之有二人私語曰誰實作賊而
苦我我故知盜者行至其家索償矣隸聞執之遂得
盜其善理疑獄多類此正統元年卒於官邑人號哭

解前相續不絕有送喪至膝葬畢乃歸者

廖謨字文績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憂歸服闋除潁上知縣有惠愛再遭喪補長沙時方用師交趾軍馬往來中官大吏奉使接運謨制置適宜民不苦病地多虎設機弇捕之不能止謨為禱於神虎遂屏跡秩滿遷刑部主事為尚書魏源所器薦授福建僉事力持風裁屬畏憚奉表詣京道建安惡知縣慢已答辱之遂為所誣貶河間府同知至則繁已勤事邇盜息詎民大悅正統九年知府缺人民數千人走闕下請即用謨英宗嘉而許之謨政績益

茂吏民戴之無間言。駙馬都尉王誼縱家奴奪軍民田肆暴橫。謨舉奏罪。十三年卒。官自仁宗以來。朝政清明。吏治修飭。士大夫敦尚風素。不求速遷。仕府縣久者至二十餘年。而朝廷亦推心委之。少有掣其肘者。或有所陳論。常報可以改。得行其志。吏悅民安。訟獄衰減。馴至英宗之世。而吏道猶有可稱。自謨外。有元氏。扈選知鳳翔府。政務寬簡。興學校。課農桑。大得民和。母憂歸。尋詔起復。再滿九載。再進秩。至從二品。仍蒞府事。久之。始致仕。永豐陳蚪知延安府。為政公敏。任滿當遷。詔加陝西右叅政。給正三品俸。仍蒞

延安進賢陳毅知成都府有惠政羗民德之秩滿遷
廣西右叅政詔改四川叅政知成都如故晏毅為池
州知府平易近民秩滿加江西叅政仍知府事徐文
振為臨安同知廉能公正知府謝事去部民請就用
文振英宗從之景泰初丁父憂解職命起復視事其
他若劉說知瑞州楊僖知慶遠姚文知袁州並九載
課最進秩二等皆以民乞留故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為山西最
趙權鳳陽知府亦瓚異政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羗吏
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與焉鳳陽帶鄉勅臣及諸將

衆子孫多犯禁令率無存籍可按瓚請勘校立戶籍
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
廣生母限額於是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
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十四年推浙江石布政使賊
渠陶得二作亂與守臣討平之景泰二年瓚以湖州
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
英詔瓚與鎮守侍郎孫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
官時山東海豐知縣修武王懋吳縣知縣葉錫與瓚
同舉卓異懋由進士後起推西安知府亦有聲錫既
舉卓異選奸民爭產不勝者訐於朝將逮繫吳人恐

失錫辱詣闕頌錫廉怒乃令視事如故抵誣者罪尋
用大臣薦擢知府而慶雲典史趙亮雖小吏有治行
亦在舉中同被宴費時人以為榮秩滿當遷吏部請
擢知本縣詔可

劉寶字嘉秀安福人嘗古博學宣德五年舉進士道
還肄業居三年選為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
不許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旱饑民至鬻子女
償逋賦寶疏請得蠲且贖還其子女義門鄭氏族大
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郵傳用甚亦以實言
獲免母老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治中景泰時侍在

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為人耿介意所不
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遷然亦頗自是筆削任心無所
咎承見同曹所纂不合意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
此忌之天順初章景泰政纂修事亦廢還實原任四
年出知南雄府商稅鉅萬舊省入守橐實止取一二
佐公費無所私有中貴奉使過先遣卒覘供張不飭
又不假辭色卒怒還告明日中貴入驛諸從騎方刃
列左右府僚叅謁畢留實折辱之民望見競入擁之
出中貴慚憤已詢知實治行將召謝之實不往中貴
去至韶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中貴懼急遣

駢馳奏誣實毀勅大不敬帝怒速下詔獄實從獄中
上書言臣從宦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糲衣敝
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因之以是觸忤朝使無所逃
罪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庾死時五年四月
也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運未嘗廢書士大夫莫不重
其學行其沒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字文煥成化
末舉進士為庶吉士改御史巡按雲南雲南諸司吏
舊不得給由父滿子代丙請如例考入官凡僉流戍
必經兵部多淹延致死丙請屬之撫按土官無後者
請錄其弟姪勿令妻妾冒冠服俱著為例後督兩淮

鹽課中貴請引二萬為織造費部議已許之丙執不
可得減四之三廢建四川副使俱督學校三遷四
川左布政使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
部鎮溪千戶所軍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百
陽梅洞諸土司犬牙相錯私治中鎮溪苗龍麻陽與
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軍
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先
後守臣惟務招撫終莫能制至是丙將會兵討之賊
乃入連山深箐為拒守計明年冬丙率師進攻三日
破其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沈林

兵總至連攻破之前後禽童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攻破鎮草諸寨禽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重書獎勵丙標屢清介喜於有為所至政尚嚴明雖頗取怨而法令修舉吏民畏之九年遷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深入窮山越二載犯風瘴得疾卒詔贈尚書諡恭襄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授咸陽訓導秩滿遷知平鄉平鄉故無城漳水暴悍時壞民田廬又素多盜陵立城垣築堤四十里民得播種無水患因號丘公堤盜亦散山西饑民流入境陵拊

循之授以閒田歸之者千餘戶學校圯撤而新焉嚴
課諸生其才俊者錄館之月給薪米膏燭鄉有十二
社亦各立學教之誥誦聲達巷陌以憂歸代之者不
善於職士民計陵服將闕詣闕請陵乃召代者還趣
陵之任又數年擢知淮安府亦有惠政天順四年舉
治行卓異知府止二人陵與胡濬而已濬弋陽人由
進士知杭州治為兩浙冠卒官陵旋擢湖廣右布政
使改山西為左陵性剛善理劇舉事不憚勞苦故所
至有建樹在山西祛樊戢奸盛有威惠坐李秉事為
蕭彥莊所誣言陵與崑山張穆潮陽李齡為秉所庇

當然而畱皆落職閒住陵憤甚屢疏抗辯且許彥莊
以宿憾見誣詔并鞠之陵詞直遂謫彥莊驛丞而復
陵官致仕穆字敬之元和字節之同正統四年進士
天順初穆自刑部員外郎出為山東副使英宗召見
便殿面諭遣之至則戢強植善一道以清遷浙江右
叅政為李秉所知將擢用而與陵俱罷貧無以為生
門生共資給之和亦有學行歷官浙江提學副使齡
初冒魏姓後始復之以鄉薦歷國子學錄尚書胡濙
祭酒李時勉器之景初薦授御史督發輔學政復為
都御史王文所知會改建東宮推擇為詹事府丞與

修宋元通鑑綱目英宗優位改太僕丞出為江西僉
事仍督學政進退請允不受請寄與陵俱落職抵家
七日卒陵復家居二十年卒平鄉人為立碑淮安士
民謠錄善政為遺思集刊之子璐舉進士為南京給
事中終山西叅政博洽典籍亦以清操聞

張崑字廷瞻上虞人永樂中舉於鄉授宣城訓導秩
滿用巡撫周忱薦擢知當塗縣民素苦重役崑力為
裁省暇則從二卒循行鄉落察農勤惰勸懲之卹其
失惠民親之若父子上官布令有不可者不苟從學
較公署驛傳橋梁道路繕飭一新御史才之俾攝廣

德州事不數月流民占復者千計賜勅褒美徵授南
京御史朱二載以能擢鎮江知府治益有聲府學狀
隘白上官改築之以憂歸服闋補泉州民習罵訟黨
蒞之以猛毀僧尼舍百餘區改建社學豪民王大觀
者糾黨數十人橫郡中布政石瑁以屬黨竒初但戒
飭之不窮詰已知其終不悛以瑁教數其罪杖殺之
大觀之子稠詣闕許竒時竒適在朝即自執獄英宗
驗其誣竄稠北徵而移竒知荊州竒不恤叢怨事苟
利民必喬為之歷 府九載將滿民怨其遷去預乞
留於朝許之增秩三品憲宗立以親老乞歸尋卒

崑廉明勤恕三十年如一日居官務興學造士以教
化為本操法甚嚴結鞭朴未嘗通用故所至有遺愛
云

姚堂字彥容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
郎中部多錢穀出入藏奸穢士大夫率厭薄之堂喬
然曰此由我耳官豈能汙人哉卒以清操聞出知廣
信府有疑獄久不決堂至立辨政教大興巡按御史
韓雍首推薦之內艱服闋補蘇州蘇賦重歲耗羨萬
金堂悉籍以備賑朝使及貴豪至者自公康外所求
皆不與民間供費大省而堂坐是賈怨巡撫劉孜奏

與鎮江府林鷄揚任牒至即日行士民哭送者塞道北
菴鎮江還流民九千五百家秩滿當遷郡人乞番乃增
秩復任成化初以治行最賜封誥尋用尚書陸瑜薦
遷廣東右叅政奉表入賀適家卒堂三領大府著聲
績尤措意學校養老恤孤獲顯名賢所在懷之為立
祠以祀子鉢登鄉薦鉢子晉舉進士終南京兵部郎
饒秉鑑字憲章江西廣昌人舉於鄉入國學為祭酒
李時勉所器景泰中除肇慶府同知時兩廣多寇秉
鑑什伍其民日如劫練盜侵軼其境破走之奸民羣
聚將為亂秉鑑單騎曉諭衆羅拜而散從都御史馬

昂征瀧水徃具陳方略有功增秩一級天順初以都
御史葉盛薦知廉州府時兩廣連歲用兵而廉州故
有株株中官肆貪虐民不堪擾秉鑑公廉有惠愛遠
心保障民乃少安先後教收賊俘斬三千有奇盛上
其功資鈔幣秉鑑憤賊日盛而當事者戰不力奏言
中官武將視賊不擊惟務賂削軍民小勝則虛冒功
賞大劔則匿不奏聞宜悉寘於法不然教歲之後兩
廣盡為賊區矣章上權貴怒甚謀中之成化初秉鑑
方督餉遠出而徃賊來襲都指揮張浩棄城遁賊入
大掠而去事聞坐視職郡民千餘人訟秉鑑無罪乞

還政官活百姓會當事多惡之者竟不以聞家濬以
行義稱鄉黨云

余瓚字宗鎮武功中衛人成化二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員外郎出為真定知府民素苦徭役瓚定戶為
九則上者出庸銀一兩餘以次損之令州縣置籍稽
籍取之吏無所售奸又奏定馬政條格大要主恤民
力每行州縣必進諸生問民疾苦暇則考校文藝士
民咸愛信之境內大治性簡伉不能下人真定為宗
西大府朝使及戚畹奄宦車軫接於道瓚與屬吏約
公館外不得私贈遺州縣奉其教供費大省即御史

按部無加禮以故人多不悅劉御史者以巡按至聞其懟欲屈之甫入境瓚遣吏投牒未發封捕其小過笞之欲囚以竦瓚瓚聞笑曰是將噤我不置我獨非夫哉適有王御史巡河東鹽過其境劉與泛舟大陸津飲宴為樂瓚移文讓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三公各奉命有公事池上酣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能無損民幸更移他邑均其勞二人發書相顧駭愕巡鹽者即驅傳去劉益愧恨然不能害也後御史柯忠臣復與瓚構遂調知黃州未至道卒既而上官巽發郡備荒粟惟真定獨多尚書馬文升言於朝

特進一階褒之

衛瑛洪洞人成化中由舉人除真定通判遷濟南同知竝有治績比去惟故所費襍被而已弘治初權開封知府開封都會地百事填委瑛處之有條四方冠蓋輻輳裁省供億十五六上官所下令度不可行即入謁具以利害陳說上官初嫌其懇久始諒其忠信小民疾苦輒力為陳告或以是見忤被譴謫怡然無所恤嘗裁定均徭法巡撫徐恪善之領其式於他府考九載當遷而瑛力求去乃以河南叅政致仕瑛居官不以家累自隨所得月俸寄之於庫衣服車器非

極做不更所部吏民無不詎思其德者居家有孝行
父母沒竝廬墓三年早喪妻以有子終身不再娶嘉
靖中起撫韓邦奇建忠孝廉節坊旌之同時知府有
聲者龍晉南京水軍右衛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
天順初與同官李周張瑄張儂薛驥請原籍分俸養
親諸給事中以私事用印又不由通政司劾之遂調外
晉得常熟知縣有善政常疏吳淞江獲一石文曰得
一龍江水通績用果成憲宗嗣位用巡撫劉孜薦擢
徽州知府晉盡心撫字開良塲灌田三千餘頃大水
將及民居晉障而西之民免於患一時稱良吏焉黎

永明京山人晉同年進士歷官順德知府持身清介
成化八年秀王府內侍入索人夫徑馳中道永明不
知為宦豎也執而笞之為所奏帝怒逮下吏屬縣民
爭入都陳永明德政乞還之帝不許所司言事已經
赦帝特命貶二官為夔州同知卒嚴永濟華容人成
化中進士歷戶部郎中賑饑陝西奏蠲逋賦四十萬
弘治中知西安府時遣官織採妝絨褐二十五疋費
銀二千有奇工尚未竣又命增造如前永濟抗疏諫
曰陛下織此欲以供御用一襲再襲足矣如欲備賜
賚則非臣下所當用陛下必謂財取之官未嘗撻下

不知此二千餘金實取諸皂隸工食奈何以服御之
微而奪數百家衣食哉帝感其言命停未織者永濟
性行剛正事上不諂而為治務去民瘼作興文教嘗
構書院簡諸生肄業於是呂柟康海馬汝驥王九思
諸名士出焉滿九載遷浙江叅政卒

郭桂宇時芳西安咸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知安丘縣
富民主愷橫於鄉長吏至輒啖以利因鉗制之桂至
愷使人逆之厚有所餽桂怒斥去及來謁桂發其罪
答之愷與其兄弟謀害桂桂遂禽殺愷戍其兄弟於
邊有訟其子盜金者桂知其後母也謂翁曰亟歸發

媼衣笥可得金既而果得之翁感悟由是憐其子桂
嘗之府獄囚乘間逸桂曰當在某地古塚中跡之果
得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前督儲多墨敗未有能
遷去者桂廉又綜理周密每先期畢事上官稱其能
遷知秦州有奸民號為虎桂發其奸逮至州門遽報
死桂曰死即埋州門下三日乃出其屍蓋其初實詐
不死也州中相戒毋犯歷平陽知府課耕桑導以禮
義盜賊衰止藩府各輯其下不敢梗法尚書韓文家
居賓客非其人不見獨安車入府謁曰老人無他事
強為百姓一謝府君耳擢山西叅政卒

論曰孟堅傳循吏唯取廉平以化治稱者雖趙廣漢
韓延壽之治行而不獲與黃霸諸人竝列其指深矣
明世如劉謙况鍾陳本深周旭鑑之屬豈不偉然賢
郡守哉然其為治大都先搏擊與趙韓輩畧等耳求
如所謂廉廉德讓一惟風教之是崇者則不無異焉
嗚乎愷佛君子民之父母又自有說矣